

党和国家高层智慧

(科教篇)

主编：王瑞璞

下 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目 录

“三峡工程”牵动着千千万万个炎黄儿女的心…………… (1)

☆毛泽东诗画蓝图

☆周恩来感到“如履薄冰”

☆邓小平：我赞成搞低坝方案

☆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先后投了赞成票

☆“百家争鸣”与“一家独鸣”

☆江总书记与泽被人民的三峡工程

中国要是有一千个陈景润怎么样…………… (60)

☆邓小平：“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

☆胡锦涛为此专门做了指示

☆华罗庚是他生命中第一个转折点

☆中组部给陈景润亲属办理进京户口

☆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 257 号

《学位条例》颁发标志中国学位体制确立…………… (78)

☆邓小平宣布：中国也要建立学位制度

☆叶剑英命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我看叫“启明星”吧，因为我们都老了……

☆“倒金字塔”的“水土流失”现象

☆“我叫杨振宁，我有两点看法。”

“普及科学知识”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11)

☆授衔：青少年校外科技导师

☆电影《地雷战》的幕后台前

☆科学家为麻雀平反

☆“普及科学知识”写进宪法

☆店主惊讶：“高士其是谁呀！”

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以“三个面向”为校训 …………… (135)

- ☆邓小平任命张震为校长、李德生为政委
- ☆他题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名
-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 ☆刘伯承倡导“五更灯火五更鸡”精神
- ☆杨尚昆在大会上郑重授予校旗

中南海关心大庆二次科技创业…………… (147)

- ☆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口号
- ☆周恩来、邓小平三次视察大庆
- ☆江泽民:“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大庆精神”
- ☆李鹏:我给你们四个字“功德无量”
- ☆朱镕基提出把大庆发展为“北国江南”
- ☆“科技研究领先,保持原油稳产。”

中国人才市场在重奖下启动运行 …………… (160)

- ☆江泽民:尊重知识和人才,尤为重要
- ☆李鹏强调物质成果的转化工作
- ☆“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风光的一幕。”
- ☆珠海“重奖”高达 380 万元
- ☆乡镇企业“大挖墙角”
- ☆国营“大哥大”在行动

科学决策的京九铁路工程全部竣工 …………… (185)

- ☆毛泽东指示滕代远提出计划
- ☆周恩来对吕正操说:要修南北干线
- ☆邓小平主持工作,工程决策继续进行
- ☆江泽民批示:给吕老一个回音
- ☆朱镕基自告奋勇当顾问
- ☆京九铁路全线通车

“澳星”发射展现中国博大胸怀…………… (208)

- ☆86 年被称为世界“空间灾难年”
- ☆“长二捆”火箭研制成功与发射失败
- ☆“祸星”是小于米粒的吕质物
- ☆李鹏打电话给丁关根
- ☆总理拍板：“澳星发射现场直播”

“211 工程”是跨世纪人才宏伟工程…………… (231)

- ☆“211 工程”提出于 1993 年
- ☆北大、清华第一批通过预审
- ☆“北大就是念人才经，吃人才饭”
- ☆“周光召星”编号为 3462
- ☆“跳起来摘果子”说法的来历

大亚湾托起东方之珠开商业核电之先…………… (254)

- ☆邓小平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 ☆李鹏：“春到大亚湾，秋来结硕果。”
- ☆研究报告起草 1 年，论证 2 年
- ☆他辞去省委书记当电站董事长
- ☆签字，把 40 亿美元扛在肩上

北京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奇货可居”…………… (261)

- ☆江泽民：北京试验区产品奇货可居
- ☆李鹏表示支持试验区的发展
- ☆京海、四通、科海、信通的兴起
- ☆20 强、50 优的特殊说法
- ☆美国的自由研究加日本集体主义是方正精神
- ☆“四化”到“四自”战略发展最新动向

科学巨匠报效祖国情洒科技事业…………… (307)

- ☆中国第一架飞机制造者是巴玉藻

☆丁肇中 40 岁获诺贝尔科学奖金

☆李政道情系中国科技

☆搞原子弹王淦昌隐姓埋名 17 年

☆“863”计划的始俑者王大珩

大庆油田的科学铁人王启民…………… (345)

☆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他毅然写下:“大庆”

☆王启民提出“三分一伏”和“控液稳油”

☆“王院长的门总是向我们敞开的”

☆“你本职工作都干不好,有啥资格调动”

☆他用铅笔修改年轻人的论文

中国的载人航天科技指日可待…………… (353)

☆江泽民: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火箭专家说:这是送人送货的

☆从“小狗上天”开始动作

☆12 次回收卫星,成功率 100%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最新披露

江泽民赞誉国防科工委部队的自力更生精神…………… (363)

☆“攻克巨型机技术,为中华民族争光”

☆江泽民把“东风精神”记在本子上

☆他说,还是当年毛主席说得对

☆总书记说:靠自力更生,但不排除外援

☆“我在空中就看到你们了!”

朱镕基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372)

☆朱镕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教工作领导小组

☆“虽然很怕辜负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

☆国家教委为什么要更名为教育部?

☆陈至立强调“努力创教育工作新局面”

☆朱丽兰提出找准“四两拔千斤”的支点

科技界政协委员提出“国兴科教” …………… (382)

☆江泽民强调人才是最关键、最根本因素

☆李瑞环：刚才几位委员的发言很好

☆何祚庥说：实施科教兴国，先要国兴科教

☆刘恕建议设立科普基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走过百年路程的北京大学“壮怀激烈” …………… (387)

☆毛泽东给北京大学题写校名

☆周恩来演讲，北大师生听得入脑入心

☆北大师生打出“再道一声小平您好”横幅

☆江泽民关怀激光汉字编辑系统

☆“几代英烈，百年书城，发扬传统，继往开来”

江泽民视察北京大学重中“科教兴国” …………… (393)

☆江泽民冒雨考察北京大学

☆季羨林向总书记提出三条建议

☆总书记重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生力军”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来贺电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旗帜高高飘扬 …………… (402)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它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

☆周光召说科学研究分三类

☆基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密不可分

☆掌上电脑的未来畅想

国家重点科技计划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 (436)

- ☆邓小平批示加速科技计划实施
- ☆84—91年出台实施10项重点科技计划
-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经济效益无法计算
- ☆激励机制以“重点科技计划”形式出现
- ☆滚动式发展计划使“计划”的实施连续性

两院院士大会提出构建国家科学思想库 …………… (465)

- ☆江泽民:创新特别要靠年轻的英才涌现
- ☆“我认为可以支持他们搞些试点”
- ☆国家科教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朱镕基
- ☆朱镕基总理强调知识创新
- ☆院士大会提出构建国家科学思想库

“三峡工程”牵动着 千千万万个炎黄儿女的心

- ☆毛泽东诗画蓝图
- ☆周恩来感到“如履薄冰”
- ☆邓小平：我赞成搞低坝方案
- ☆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先后投了赞成票
- ☆“百家争鸣”与“一家独鸣”
- ☆江总书记与泽被人民的三峡工程

从 1953 年提出动议，至 1992 年初国务院通过可行性报告，新中国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已经进行了 39 年，几乎跟它自身的历史一样长！

39 年，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个空前的纪录，在世界大坝建筑史上，亦属罕见。

这场旷日持久、众说纷坛的论证，已震动朝野举世瞩目。

其过程犹如三峡本身，重峦叠嶂，九曲回肠。其深远意义，已经超出了三峡工程本身的范畴。

孙中山第一个做起“三峡梦”

如追溯历史,最早设想在三峡造坝建库的,是孙中山。

“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上,而又可资其水力。”这就是这位民主革命先驱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一文中的设想。此文写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际。

1924年8月17日,已成为“国父”的孙中山应邀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对三峡设想更为明确:

“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从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3000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新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化肥。”

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朦胧的梦,却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第一批到三峡实地勘测水力发电的,是工程师恽震等5人,时间是在1932年10—11月。这支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扬子江水道委员会赞助的“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察队”,器材简陋,经费短缺,人员不足,资料奇缺。在宜昌凭几页短期流量记录,绘制成了中国第一张“宜昌扬子江流量曲线图”。又租船上溯重庆,对宜渝间河段作全线察看,并在黄陵庙一带进行测量和选择坝址,于1933年3月拟出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察报告”,这是中国第一份三峡工程“论证报告”,是企图把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张粗陋而珍贵的蓝图。

但当工程师们在长江上奔忙,做着修建三峡电厂的梦时,蒋介石正忙着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做着消灭红军、消灭共产党的梦。这两个梦是无法重合的……

萨凡奇梦得如痴如醉

不仅是国人，而且洋人也做过三峡梦。美国人萨凡奇是其中最痴情的一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凡奇提出要在美国西北部哥伦比亚河上修建大古力水坝，发电量 197 万千瓦，投资预算为 3 亿美元。1938 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芝加哥集会，同声斥责萨凡奇，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到那个不毛之地建坝？是不是疯了？可是罗斯福总统支持了萨凡奇的建议，大古力水坝以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建成了，大战期间，大古力为美国战时生产提供了大量电力，而且给整个西北部带来了繁荣。从此萨凡奇成了美国工程界不可动摇的权威。

1944 年 5 月，当萨凡奇应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聘请来到中国时，他是美国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已经设计建造了 60 座大大小小的水坝，包括当时世界上四座最大的大坝中的两座——美国的鲍尔德水坝和大古力水坝，因而已成为誉满全球的坝工专家。

当时，宜昌已被日军占领，日本飞机还常在峡江中巡逻轰炸。但年过花甲的萨凡奇执拗地表示：生死不计，定要前往。他甚至向他的学生——中国工程师徐怀云安排了遗嘱。

1944 年 9 月，资源委员会包租的民康轮载着萨凡奇一行，从四川万寿出发，抵达西陵峡中的平善坝。萨凡奇弃船登岸翻山越岭，以 10 天时间踏勘了三峡的山川形势。返回长寿，萨凡奇在中国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辛苦了 40 昼夜，完成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报告包括水库、拦河大坝、电厂、厂房、船闸等 16 个部分，洋洋数十万字。

在将报告递送资源委员会的同时，萨凡奇致信委员会主任翁文灏：“扬子江三峡计划之初步报告，实是我从事工程40年以来之一大快事。我研究此项计划至为欣幸。”

1946年3月，萨凡奇再次来中国，去南津关一带登山涉水，用9天时间察看了全部坝址。这位一生中走遍世界不少大江大河的坝工专家，在记者招待会上热情洋溢，侃侃而谈：长江三峡的自然条件，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不会有第二个。上帝给你们中国人赐福。我已经65岁啦，三峡计划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如果上帝给我时间，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我死后的灵魂会在三峡上得到安息！

按中国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的合约：美国马力森公司承包了坝址地质钻探，费其艾公司承包了库区航测摄影。1946年9月，中方工程人员46人由徐怀云工程师任领队到达美国丹佛，参加三峡工程的联合设计工作……三峡梦，似乎真的看到一线希望了，但事实是多么冷酷。1947年5月，一纸命令，召回了全部工程人员，一个疯狂打内战的政府怎么会把钱花在造大坝上？三峡工程成了萨凡奇一个失落的梦。到1963年，84岁高龄的他还念念不忘地对前去看望他的徐怀云说：“中国大坝是一定会建起来的。你们中国有许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摆着不用。”

长江给新中国领导人上的第一课

1949年夏天，全国解放在即。但当解放大军挥师南下经过湖北、湖南时，迎接他们的却是长江大洪水。这是相当于1931年的大水——1931年长江洪水淹死了14.5万人！

仓促到任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立即奔赴长江最

危险的荆江河段抗洪抢险。当时南岸已一片汪洋，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北岸的荆江大堤，已开始局部崩塌，岌岌可危，险情万状！

万幸的是洪水也恰好在此时开始降落，荆江大堤奇迹般地避免了溃决改道。在大堤后面，是比江水低 10 多米的江汉大平原，万一堤溃决，洪水一泻千里。死亡人口将比 1931 年还要多好几倍，后果不堪设想！

这就是长江，给即将登台的新中国领导人上的第一课。于是刚建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把战略重点放在研究长江防洪上。1950 年 2 月，“长委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1950 年国庆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详细询问了工程情况，看了设计书，并问工程寿命多长？“当回答说至少可以用 30 年时，毛主席说“20 年够了。”

当时，年仅一周岁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资金、材料和技术严重缺乏，真正是“一穷二白”。而荆江分洪工程是在软地基上兴建的一座长达 1054 米的大闸，在建国之初要建成并能安全运用这样大规模的工程，确非易事。工程于 1952 年初春开工，集中各方面力量，仅用 75 天时间便全部竣工。这是万里长江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闸。

1954 年，长江发生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洪水，荆江分洪工程 3 次开闸分洪，使荆江大堤得以安全渡汛，保住了武汉的主要市区，几十万生灵免于涂炭。

但对长江防洪来说，荆江分洪 54 亿立方米洪水只能对洪灾起到缓解的作用。长江、汉口堤防 64 处溃口，仅湖北境内受灾农田就达 2127 万亩，受灾人口 926 万人，死亡 3 万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 100 天，残堤上庵棚密布，灾民人畜混住，缺衣少食，病疫流行，苦不堪言。

这是更为惊心动魄的一课！

必须从根本上治理长江洪水！而荆江分洪工程，在当时只能算一项应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毛泽东说“20年够了”，看来在他心目中，20年内会有重大治本工程完成。

第一次出现了“不”的声音

1953年2月19日，“长江”舰从武汉启航，顺流而下，在二楼卧舱里住着新中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

三天三夜的随行，两天两夜的谈话，成了林一山此生最难忘怀的一页。在他看来，“一代伟人所规划的，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工程的轮廓，在‘长江’舰上，初步形成了。”

但也有人，并不这么看问题。不过这个“不”的声音，要在三年以后才出现。

1954年底，在京汉线上毛泽东的专列里，林一山又用整整一夜时间，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

1956年，长委会在三峡工程的勘测和科研方面取得了肯定成果并报告了毛泽东。7月，毛泽东到达武汉，畅游了长江，写下了石破天惊的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位六亿中国人的领袖，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新中国修建三峡大坝的蓝图与决心。

“不”的声音紧接着出现了，1956年9月，在《水力发电》杂志上刊登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的长文，作者是中国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当年仅有30多岁。

当然，这篇文章不是针对毛泽东的，而是针对林一山同年发表在《中国水利》5—6期上的《关于长江流域若干问题的商讨》。

两万多字的《商讨》一文中强调：“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三峡工程可以改善川江航道，使万吨巨轮终年通航于城陵矶与重庆之间；发电方面可以装机2300千瓦，每年发电1500亿度（以上均以蓄水位235米计）。

也是2万字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绝对化了；强调如果要建235米高程的三峡大水库，将迁移人口215万，淹地120万，即使只从淹没损失来考虑，这样的方案就极值得怀疑；提出先修支流水库、后修干流水库、逐步提高长江防洪标准的设想，最后，文章分析了三峡工程的兴建，“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尚未经历过的技术问题”，我国的经验和技術条件是不成熟的。

周恩来站在荆江大堤上感到“如履薄冰”

1958年2月28日。荆江大堤。铁牛湾。

漫天飞雪，江风似刀。

一大队迤邐的人群，顶风冒雪，蹒跚而行。

为首的那个身穿深色长大衣的，正是周恩来，跟他边走边谈的，是林一山。在他们身后，是一大群中外水利专家，部长、省长，包括两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

周恩来走着走着，停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荒凉的江滩。江滩上立着一头锈迹斑斑的大铁牛。

这是咸丰皇帝赐来制镇洪水的，已在这里挺立了125年。此地，是历史上两次大决口的旧地。

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绵延182公里的荆江大堤，保护着江汉平原800万人民、1000多万亩农田、以及武汉、沙市等重

要城市。《江陵县志》称：“江陵以堤为命。”《荆州万城堤志（万城堤为荆江大堤的旧称）》强调：“湖北政治之要莫如江防，而江防之要尤在万城一堤。”

历史记载：从1849年至1949年的100年间，长江发生过七次大洪水，平均14年一次！

其中：1860年、1870年两次特大洪水，荆江大堤决口，造成30多个县被大水漫浸，田亩淹没，房屋无存。几百万人被洪水夺去了生命，还有数千万人在大水中绝望地挣扎哀号。一场可怕的恶梦，笼罩了半个中国！

1931年大洪水，中下游淹地5090万亩，人口死亡14.5万人，汉口被淹了一个月，市内陆地引船，京汉铁路被冲毁。

1935年大洪水，一夜之间，汉江中下游淹死8万人，澧水中下游淹死3万多人……

林一山告诉周恩来，这里的长江洪水位，能高出地面10多米，站在沙市楼房上看长江，轮船像是从屋顶上驶过一般。荆江大堤在洪水季节万一决口，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周恩来边听边点头，浓眉紧蹙：“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仍然存在，荆江大堤要加固加高。”

大队人马继续乘“江峡”轮溯江而上，边查勘三峡边讨论三峡工程。李锐日后回忆道：“这时大跃进的高潮正在开始，于是三峡上马的呼声复起，真是压过了峡谷中的涛声……在船上开会时，总理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仍然‘舌战群儒’，大唱反调。”

3月6日到了重庆，周恩来对9天的查勘讨论作了总结发言：“大家一致肯定了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16

年到20年,就可以建成。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大家都愿做促进派,这是很大的成功。”

两年来的争论也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

无形的手

1958年3月下旬,党中央在成都开会,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查勘三峡后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自1953年提出动议以来,中共中央对三峡工程所作出的第一个正式决议,所下发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27年后,李锐在《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序”中,引用自己的一篇回忆文章,这样评价成都会议与《意见》;

“这次会议为大跃进通过了许多决议,唯独有关三峡的决议没有什么大跃进的味道。”

“回头来看,1958年初正是吹响大跃进进军号请之时,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比较切实的决议,20多年之后仍然可以作为长江规划的指导方针,这自然是由于总理亲自抓了这件大事。”

有了《意见》这支“令箭”、“三峡热”迅速上升为“三峡旋风”。

多么奇怪,与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不要科学的年代相悖的是:“三峡旋风”一切围绕着科研展开。

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牵头,成立了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全国先后有200多个单位的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这一科研大协作。

两年之中,连续召开了两次大型的三峡科研大会,一批著名

的科学家被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旋风”；华罗庚、周培源、张文佑、田鸿宾、朱物华、张如屏、钱令希、张光斗……

两年多时间里，经过反复证论，多方案比较与科研攻关，三峡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有了实质性的推进……

正在林一山为实现“三峡梦”飞速旋转时，他的对手李锐正在走向厄运。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由于与周小舟的事有牵连，李锐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一篇杂文“大鱼网主义”，不点名地批评了急于上三峡工程的人是“喜欢办大事情，热衷于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此刻理所当然地成了“反对毛主席”的“反党言论”。

1960年4月，在广州协作区会议上，讨论了在“二五”期间列4亿元投资，并准备1961年三峡工程开工。

林一山现在大概可以松一口气了：三峡工程的反对者李锐，已经被下放到一个水电工地当教员，没有力量再反对了，三峡工程的动工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当时，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想到——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向三峡工程逼近，这只无形的手比李锐的“不”的声音，要强大无数倍。

仅仅过了四个月，即1960年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亲自调整了三峡建设步伐，同时，又强调“雄心不变，加强科研。”

此时，国际国内风云变幻。国际上，中共与苏共的矛盾公开化、表面化，“苏联老大哥”已撕破了脸皮，撤回专家，催逼还债；中国也不示弱，以《九论》来回敬“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在国内，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已露端倪，大饥荒开始在全国蔓延。

1960年9月，原定召开的三峡第三次科研大会改成分组开